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干部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带领广大群众为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任劳任怨、大干苦干,留下了独特的时代记忆。修武县西村乡西村的赵怀德,便是众多农村干部中的一位。”

赵怀德,乳名赵羊群,1940年7月出生在西村一户贫困家庭。7岁那年秋天,国民党军向修武解放区大举进攻,党组织安排乡亲们向山西境内转移。大家从纸房沟通过老路功望洛这条古道辗转跋涉到了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平城镇,三户人家挤在五间房子里。当时,上山的本家有赵法通、赵法有、赵法恩等。

小孩子往往馋嘴,馍饭吃饱了不知足,竟然还想吃肉。哪有钱买肉?赵怀德就和同住一院的赵小运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吃死猪肉。他俩四处寻找小死猪,找到以后大人们加工好,几户人家分着吃。在平城镇过了年,天气暖和了,形势也相对缓和一些,组织上安排由村农会干部赵金贵、赵铭齐带队,乡亲们统一上了山。

赵怀德幼年虽然没有被饿死,但有两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1947年麦收前,赵怀德和母亲住在山外的上马村。一天正准备吃午饭时,听到北地响起清脆的枪声,一袋烟的工夫,一伙人跑进了上马村。一看他们头上戴的白羊肚手巾,就知道是山西人,母子俩和房东女主人马上用木柱顶住了大门。山西匪徒用枪托猛砸大门,房东开门后,十几个人闯进院子四下乱翻,有人找吃的,有人找衣服。母亲手拉着赵怀德呆呆地立在院中,赵怀德被一个人用刺刀紧紧地顶住腹部,吓得浑身发抖。那个匪徒吼叫着:“谁是八路军?”其实,房东是烈属,她镇定地说自己没有儿子。这时,一个匪徒搜到一瓦罐鸡蛋,这伙人一哄而上去抢夺,连草丛里藏着的几张烙馍也被抢走了。折腾一阵后,北地响起了号声,匪徒们这才撤离。

在上马村住了一阵子后,1947年秋天,党组织又安排村里人躲到深山区的龙门村,农历腊月才回到西村过年。第二年秋天,修武迎来解放。

十来岁的时候没有玩具,见个小铁圈就觉得稀罕。有一次,赵怀德和小伙伴赵如意发现邻居家大门口的长石条下有一个形状像大萝卜一样的铁疙瘩,那玩意尾部的四个翅膀上都带

有小铁圈。他俩想将铁圈取下来当玩具玩,先是用石头敲,又抱起来往石头上摔,也没有将小铁圈取掉。最后,赵怀德把这个铁疙瘩扔出了大门,落在脚踏石上,轰隆一声巨响,惊动了全村人。他呆呆地立在门框旁,好久才回过神,因为站在大门后才躲过了一劫。后来,他才知道那铁疙瘩是航空炸弹。

1951年,赵怀德入了小学。当时,教室设在村东的赵家祠堂里。西村只有初小,上了4年后,他考到了南坡乡完小。他和本村的郭小龙、郑领头三人是南坡完小的首届学生,1956年高小毕业,这在乡下也算是文化人了。次年春季,国家开始招聘民办教师,他被招入西村小学。

1958年秋季,全国兴起了大办钢铁运动。学校停课,赵怀德带领学生在大东村、大南坡的北坡上,背矿石送到东村河。有一天,他带着12个学生背矿石,刚路过一孔窑洞,轰一声窑洞坍塌了。清点学生人数,他发现少了一个,心里无比惊慌。最终,他找到了这个学生,才算松了口气。

1962年8月,村里动员适龄青年参军,赵怀德参军入伍,在湖北明港接受新兵训练,3个月后被分配到山东济南坦克学校。当时的苏式坦克重46吨,火炮的后坐力特别大,赵怀德身体适应不了。1963年年底,他和一批战友因身体原因退伍回乡。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全国各地出现了大办民兵师的高潮。按照年龄分类,有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

1964年秋季,赵怀德担任西村大队员兵营营长。当时的训练要求十分严格,极个别民兵基本素质很差,比如有人练习射击时不会闭左眼,还有的民兵不会正步走。训练时经常闹出洋相,惹得大家啼笑皆非。西村民兵营有步枪20多支,这些步枪大多是七九式步枪,打靶时有效射程只有50多米。没有枪的民兵,就用木头制作枪来训练拼

刺刀。在山坡上搞军事演习,两个人装扮成特务,事先藏在灌木丛中,然后派民兵上山抓“特务”。1971年,还安排民兵在山门河口执勤。

每年8月,民兵会脱产训练半个月,项目有队列、射击、投弹等,结束时都要来个比赛。赵怀德身材不高,有部队新兵训练的基础,投弹达64米,在全南坡公社数第一,许多身高马大的民兵都甘拜下风。

1966年8月22日,经老党员赵法通、郑训良介绍,赵怀德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那时,每年去县城开两次会,大家都是背着行李步行到县城。

1972年年初,西村大队党支部班子调整,赵怀德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队大队长。上世纪70年代初,结合农业学大寨运动,配合青龙洞水利工程,西村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公社党委规定,各大队干部轮流到工程专业队担任负责人。

1973年春季,赵怀德到工程专业队担任一连连长,指导员是黑岩村党支部书记杜照林。男民工住在石崖下,遮雨却挡不了风。女民工的宿舍是简易草棚,就地势挖一个3米长、2米宽的土坑,上边用木柱支撑起来再铺上茅草,床铺也是石头上架起木棍铺上草,这就是他们的连部兼宿舍。冬季寒风刺骨,没有门帘就把水泥袋缝到一起用来挡风。平常吃的都是玉米面馒头和咸菜,萝卜、白菜很稀罕,偶尔吃一回白蒸馍改善一下生活。

大坝距离纸浆庄3公里,地处峡谷深处,即使夏季日照时间也很短,冬季就更难见到阳光。遇到小雨、小雪天气,从来不停工。主要任务是向坝上背石料,大家搞劳动竞赛,印象最深的是本村女青年赵香梅,干起活来让许多男民工都服气。赵怀德身为连长,必须起到带头作用,背石料时自然拣大的。这样,他在水坝工地坚守了一年多。他一辈子出力最大的,就是在青龙洞水利工程建设工地。

从水坝工地回到村里后,赵怀德带领社员挖蓄水池,两年时间挖了两个大

水池。当时没有施工机械,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以蚂蚁啃骨头的毅力,将近万立方米的土方一担一担地挑了出来。

西村北部有一条深河沟,马车套上3匹骡子,装上半车粪过沟还十分吃力。沟那边土地贫瘠,麦地里长满了刺儿菜,小麦产量不高。因此,村第四生产队老队长赵法通多次向村大队党支部提出申请,建议在这里架桥。接受赵法通的合理化建议,村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在河沟上架设一座石拱桥,由赵怀德担任工程总指挥。1977年三秋结束后开工,赵怀德会同林县(今林州市)人设计、施工。林县的王技术员,修建红旗渠时就是排险高手。缺少测量仪器,全靠水平尺定位;没有任何机械设备,运石料、运水泥全靠肩扛人抬。次年5月竣工,大桥全长90米、宽6米,最高处20米,一共5个桥孔,最大桥拱跨度10米,村里总投资5万元。此后,那边的土地被改造成了稳产、高产的良田。

2024年3月,回忆大桥主拱合龙过程,赵怀德记忆犹新。在巨大的压力下,木料吱吱响,听了让人十分恐惧。他和王技术员分别站在桥两端的桥墩上,双眼全神贯注地盯着拱模。事先约定如果出现险情,以哨声为令立马撤退。合龙过程确实惊心动魄,成功之后林县师傅松了一口气,躺在地上身体软绵绵的,站不起来。大桥建成这年秋季,赵怀德带队新建煤井一对,顺利投产。1979年冬季,西村开始规划新村并划出了第一批宅基地,为后来的整村搬迁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对此,赵怀德没少费心。

1982年,西村大队党支部班子换届,赵怀德卸任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队大队长的职务。如今,赵怀德与老伴正安度幸福晚年。他深情地回忆说:“自己一辈子出力吃苦,可是比父辈幸运多了。3个叔叔的遭遇一个比一个悲惨:二叔早年亡故,三叔被日本人抓走当挑夫后杳无音信,四叔逃荒到徐州。当村干部时办了一些实事,这离不开家人的支持,特别是老伴的理解;也离不开村党支部委员郑训良、赵小红、郭趁意以及各位生产队队长的配合,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赵新林的高度信任……”